

人均大学的时代，上大学有什么用？

Savage & Howie

为什么卷？供需关系 “教育产业化” 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精英大学并没有大幅扩招，长期保持在“千”的数量级，涨幅不到一倍，而不是十倍

2001年出生人口
1700万

2023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58万人
明年起取消发放就业报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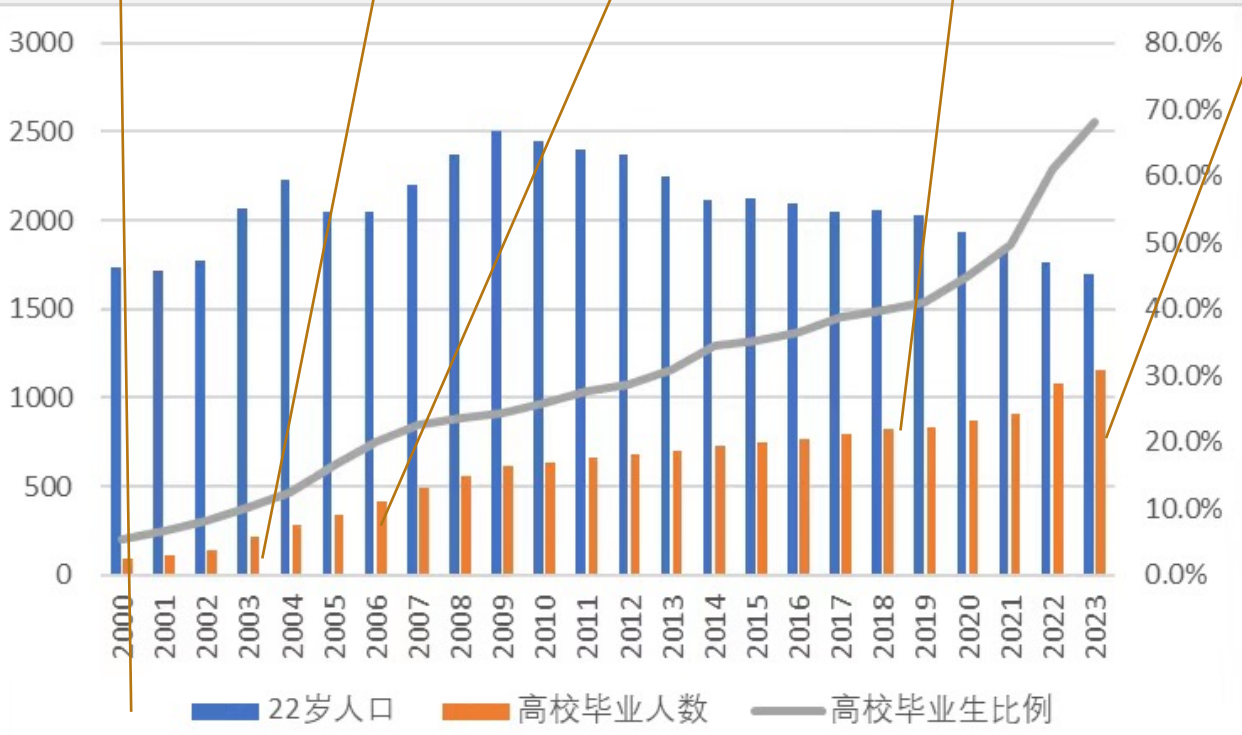
1999年开始扩招，2000年，95万大学生毕业生，对1700万22岁人口，占比5.5%

2003年200万读大学毕业生

2006年400万大学毕业生

2018年，800万

2023年，高校毕业生1158万，对1700万人口，占比70%



相比其他大学基本两人即可考入一个，C9是1000个里考3个：2021年高校招生计划统计中，全国本科招生人数约在430万人左右，211高校录取人数为52万人、985高校录取18.3万、C9高校录取人数约为3.7万人。如果按全国1078万高考生人数统计，C9高校录取率仅0.34%、985录取率为1.7%、211录取率则达到了4.82%。如果按本科录取总人数计算，C9高校录取率仅0.86%；在985高校录取人数中，C9高校录取率占985高校录取人数的20.22%。

2022年39所985大学的录取

序号	985大学	所在省市	全国录取人数
1	清华大学	北京	3800
2	北京大学	北京	4300
3	复旦大学	上海	4162
4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4779
5	浙江大学	浙江	6100
6	南京大学	江苏	3907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999
8	武汉大学	湖北	7393
9	中山大学	广东	7424
10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2555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7028
12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6000
13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467
14	四川大学	四川	9413
15	山东大学	山东	10334
16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056
17	吉林大学	吉林	10390
18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5076
19	中南大学	湖南	8872
20	南开大学	天津	4100
21	同济大学	上海	4078
22	厦门大学	福建	5196
23	湖南大学	湖南	4200
24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3925
25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	2400
26	天津大学	天津	4741
27	重庆大学	重庆	6130
28	东北大学	辽宁	4719
2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3871
30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6926
31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6515
32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4008
33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4000
34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3660
35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4394
36	东南大学	江苏	4157
37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7226
38	兰州大学	甘肃	4689
3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5794

概要

- I. 作者抨击的是美式应试教育，和“学店”“学厂”的现象
- II. 抛开流沙看恒常“大学何为”：我在大学要完成什么，大学应该提供什么？
 - 2.1 自我的建立
 - 2.2 方法论利器
 - 2.3 专业知识
- III. 教育商业化偏离了流动性引擎的初衷——怎么办

作者身为被鸡的娃，为啥要抨击虎妈模式？

- 中国应试：刷题+金钱（学区房和课外班）
- 美式应试：刷AP课程，刷SAT+业余时间ALL-IN运动/音乐比赛+社会活动+(家长的社会关系网+金钱)
- 为什么要让孩子全部投入搞音乐？是真的热爱音乐吗？只是为了好量化成功，成为进入大学的敲门砖，真正的职业音乐家过于苦逼高风险，恐怕不是他们能入眼的——（“但没人能蠢到以此为职业追求”，P88 35%的常青藤毕业生去向是金融）

站在市场里谈北极星： 可量化VS.终极，实用VS.梦想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却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教育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声望或其他利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竞争名校，不惜一切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以此作为职业追求。

“自我任性”所勾勒起的一幅典型画面是，“树荫之下创作诗歌”，这似乎在建议此类创作型行为是过于梦幻的、唯我的、不相关的、无用的，甚至多少有些女性化以及青春派的。有人会质疑它算不上真正的工作，那是一幅闲赋诗书、无病呻吟的画面。

四面楚歌，有时候让你防不胜防。一位韩国学生暑假从海外归来，在机场被护照检查人员说教了一番，而仅仅因为她想学习哲学。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现在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在一家独立运营的书店工作，生活有保障。但是我的经历与你所描述的情况几乎一致：当我告诉周边的人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在短期之内并没有进一步深造或上法学院的打算，也没有兴趣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政治家时，我所得到的反馈是不理解，甚至愤怒。就在昨晚，我和父亲之间再次上演口舌战，他声讨我浪费了哈佛大学的文凭。他认为学习农耕、服务社区、给予自己时间思考、治愈由于心和事的长期隔离和滞后的社交生活而造成的情感创伤是自私和懒惰的表现，远不及直接“出卖自己”创造价值。

如何解决“梦想”与“实用”的冲突？

如何寻找自己的热爱？

作者的建议1. 做你擅长的，能发挥你能力的事情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

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热爱呢？

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
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如何解决“梦想”与“实用”的冲突？ 其他建议

2. 寻找为一个事“废寝忘食” 的充实感

建议3. 和朋友， 各行业人接触

建议4. 当“打工仔”

卡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氛围偏向实用主义，该校有一半的学生专修经济和政治专业。我曾经有机会与在上“哲学入门”这门课的学生交流，同他们讨论这门课的特点和收获。首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上哲学课，很多人的回答是为了满足毕业学分要求。当我问该课是否有意思时，大部分学生表示同意。我进一步问“有意思”具体指什么，其中一位学生的回答比较深刻：“‘有意思’并非我们所熟悉的定义，这门课提供机会让我思考我想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位学生补充道：“我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过于入迷而忘记了时间。”以这门课为例，我认为，大学多数课程或者所有课程就应该“有意思”，有些学生可能同哲学产生共鸣，也有些学生可能对数学产生共鸣。既然学习如此，那么我们的工作何尝不可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是一碗实用性极高的鸡汤。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当你不擅长工程，选择工程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玛格丽特(Margaret)。她在阅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之后，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一位完全符合你描述的名校生：在并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造就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我，但同时也在我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耗尽个人储蓄周游世界是不可饶恕的自我放纵。虽然周游世界是我大学多年一直的计划和梦想，但是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向自己的罪恶感投降。最终，我的妥协是成了一名享有全球声望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驻扎在巴西研究气候变化和农业。至少我在海外，而且是在极具异国风情的巴西，我成功地自我安慰。

在任职期，我目睹了资深研究员为了争夺研究所主任一职，讥讽只拥有双硕士学位，而不具备博士学位的同事；另外，我觉得自己是被困在井里的那只青蛙，在研究着我从未涉足的一片土地。面对困惑，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会回想起你的文章，我终于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假装，一直在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事实上，我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专业意在保证4年完成大学学业的前提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海外学习机会。

我一直在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人为之排队。几个月前，甚至有一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申请担任我的实习生。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假装在乎社会给精英拟定的“成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如耶鲁、哥伦比亚教育自己学生所做的，而且各个毕业生都学到家了，我的表

现更是相当不错。我不仅升职加薪了，而且也在专业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际级别的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我擅长我所做的，但是最终这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不是我的所爱。经过一段深度的自我反省，分析自己向往的“智慧”，自己真正想要的技能（而不是假装拥有的那种技能），我突然如梦初醒，我对攀登“成功之梯”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不过就是经营一间非营利性、服务总量不超过30人的餐厅。我年仅22岁，经济实力有限，但是我希望在南美洲实现我的梦想。整个计划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一位抱着同样梦想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康奈尔大学2011届），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在整个尝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花费55000美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创业中显得捉襟见肘，比如如何给墙刷底漆或用便宜的木料做一张木制桌子，如何规划餐馆的预算等等。如果我们最后未能成功，至少我们拥有“精神勇气”，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尤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一心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努力朝着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故事的主角玛格丽特是一位梦想家，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她与尤尼斯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也更有可能招致更多的质疑，包括她放弃的那份受众人追捧的工作。不管是成为富翁还是拯救世界，两者的共性是，她们都为自己的真正所想而付出了行动，而不是屈服于外界预期她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是一次寻找自己天命的长征，而原本并不需要这么长。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在我上大学之际，我的几位兄弟姐妹已经从事医疗行业多年。显而易见，科学是我们家庭的首选，因为职业的成功是必需的，所以除了科学，其他方向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未成文的家规加上我作为犹太移民的第二代，不论我是多么喜爱阅读和写作，我从未考虑过科学之外的选择。

在高中期间，因为受益于两位科学老师，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我对心理学都充满好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在新生入校的第一周培训期间，我发现学校提供生物和心理学双学位项目，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兼听则明，应该多做尝试，比如人类学、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我甚至都没有认真了解“大学专业”到底是什么，肤浅地将认知停留在选择几门课程而已。速战速决如此令人兴奋，同时也令人安心。面对大学的各种陌生和不确定，我不知所措，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启大门，而是要迅速把它关闭。定了专业，加上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和其他要求，一位大学新生在还未接触任何一堂课时就把未来四年3/4的课程框定了。

遗憾的是，在新生最需要引路人的时候，恰恰没有人出现，提醒我要放慢脚步给自己思考的空间，给自己机会。就连我十分喜爱的大一新生写作课老师，仅仅是给了点缀式的指导，并没有全力鼓励我去追求自己在语言方面的热爱。

作者的历程：科学（生物+心理学） —新闻学院—英语文学

建议5. 不要指望一步到位，要边行动边发现。但如果一味追求安全，可能一生都无法出发：

不是所有人出发前都知道要去哪里，边走边找方向也可以。哥伦布想找想象中的“印度”，最后发现了美洲也不错。但如果哥伦布从来不出发，那就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选择出现问题了，也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一个人的兴趣也有时间节点；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科学课都以大班形式授课，缺乏讨论互动性；或许是因为将来从事科学工作的憧憬过于模糊，而且课程内容过于枯燥，所以动力的持续性产生了问题，总之这种种问题与我在上科学课时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小说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全然不知我的行为已经在向我释放信号。

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本该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时，已经太晚了。大学毕业，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是法学院，因此我也奋不顾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上了相应的考试培训课程，参加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向多所学校提交了申请。但是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我踩了急刹车。

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想成为一名律师，结果我去了新闻学院。千万别认为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在这之前，与新闻学沾边的不过是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课外活动而已。我之所以选择新闻学院只不过是因为它是逃避回答“我该做什么”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只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那么按照常规，上研究生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想而知，就读新闻学院并不顺利，因为我既不想成为律师，也没有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唯一的面试机会来自一家作坊式苟延残喘的非营利机构。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几年，对自己因为浪费掉大学受教育机会而充满怨愤，同时又干着一份对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职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更糟糕的是，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损，我不知道接下来路在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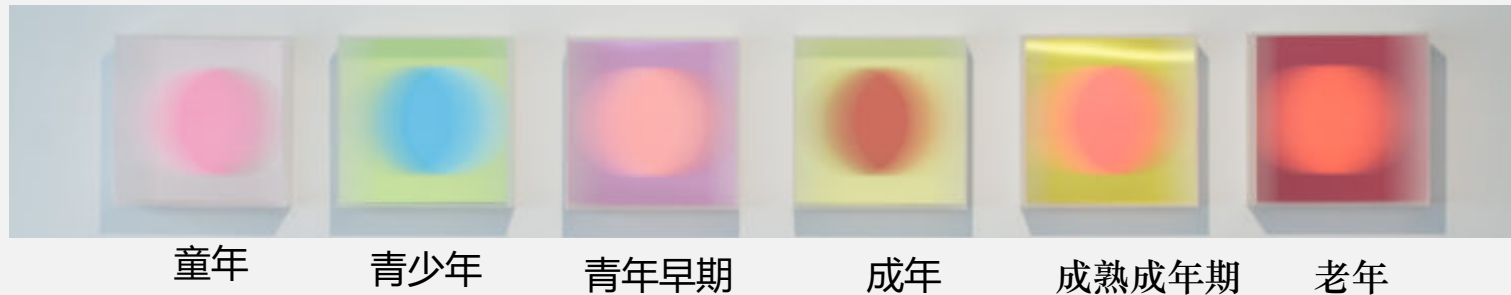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碰巧去探访一位正在就读建筑学院的朋友。我发现，她也并不快乐，她的课程过于理论化而且学生个个自命不凡，因此她想放弃。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就发生在那天我们两位故友谈笑风生时，当她宣布“我必须离开研究生院”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去读研究生”。我必须给自己一次学习英国文学的机会，而且我不会再让自己错过机会，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快乐。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甚至我当时的反应有点儿不可理喻，但是我到现在还能够精准地指出发生那一刻的具体地点。整个事情如当头棒喝，我醒了：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终于看清楚了自己一直在释放的信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找到了方向。

有了方向并不意味一帆风顺，事实上挫折重重。我申请了11所学校，被9所拒绝；而且，录取我的学校似乎有意刁难，第一学年末就淘汰了一半的学生。尽管如此，我终于有机会尽显所能，而且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喜欢上了学校。每周我投入了70~80个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习，经常宅在我那间寒酸破旧的学生宿舍里，阅读至凌晨4点。我从未如此开心过；我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内心，讲得更深刻一点儿，我终于体会到，满足个人心愿所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纯粹的“想”——寻梦！

如何减轻大学和毕业时的压力？终身视角看长期内驱力和自我探索
不要从小压抑，推迟丰富体验，一切压力放在大学四年
大学毕业后又认为必须先挣几个亿，否则不敢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

P76 “自我是每个人已经拥有的，因此无需建立”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自我，而是缺乏自我的内涵。”

这个世界是“灵魂铸造之谷”，
我们的经历是建立完整个体的坩埚。



与生俱来的思维，只有在经历了反思，内省，并建立了思想和内心交流及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为什么我从未找到过“热爱”？也许你还没有出发

从小压抑自主探索和试错的结果就是——幼态延续

面对恐惧，你必须降伏它。不久之前，一位高中老师向我解释，恐惧是控制人心的一种有效媒介，掌权者给百姓灌输恐惧就是想要掌控他们。对于优秀的青少年，一直响在耳边的是非黑即白的“不上名校就捡破烂”的说法，搞得人心惶惶。在小时候如果我流露出任何软弱，有人就会讥讽：“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快乐的水管工。”不少与我通信的年轻人面临职业选择时趋于极端化：要么藏身于一个地下室专注于写作，即精神式职业（务虚）；要么在一座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楼里进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即务实职业。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当你稍微走近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考源于“恐惧感”，缺乏立足的逻辑。P101

P81 追问“我想要什么”，追寻意义是最实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医学，金融，咨询，商业”本身，而是认为只有这些是唯一的选项。

P87 学生担心学哲学是“任性”，必须选择实用的才可以，为什么选择法律，金融就不是任性了呢？

加林斯基本人受益于自己的母亲，她时常回想起母亲曾经的教导，“一个人必须要学会临危不惧；有些恐惧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但是面对源于不安全感的恐惧，你需要迎难而上”。不知道多少父母已经忘记，年轻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百折不挠。无数次我听到父母告诫自己的孩子，如何规避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种种风险，但是这些风险不仅没有击败他们，恰恰造就了今天的他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求稳，投资-回报导向的教育导致“幼态延续”

每当我在大学活动上呼吁这些事的时候，总会有听众质疑，“那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怎么办？”或类似的言论。而提问者往往是那些几乎一辈子都不需要为金钱犯愁的学生。我想请问，如果你在经济上宽裕，又不为大学求学负债，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生活和梦想而战呢？这种精神上的逃避类似于之前讨论的“自我任性”的心理暗示：依赖自身的背景优势去追求梦想反而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利用家庭背景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倒是让人感觉真实。当然，如果你们家财神高照，追求梦想可能不如继续膜拜财神可靠。

真正的低收入家庭子弟所面临的内在矛盾比他人要强烈得多，而且犯错的空间也比他人小得多。不仅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的负担，暂且不谈是否是名校；家庭指望着他们从此过上中产阶级或更好的生活；能够为自己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等等。如果学生被这些因素所包围，做个人选择所考虑的角度和采取的方式会较为特殊。此时此刻，就如同我们的先辈所言，我只能说不要贱卖了自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分享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未完成高中学业：

某天晚上，晚饭之后，我跟父亲坐在厨房里……我将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因此我们要好好规划一下我这一辈子。在那里，我告诉父亲：“我觉得自己将会学习法律预科专业。”他问我：“你希望成为一名律师吗？”“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律师可以挣很多钱，不是吗？”

我父亲立刻火冒三丈……他告诉我，大学对于我来讲只有一次，所以我得好好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他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上大学，他们主修自己有兴趣的专业，他认为我和弟弟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出色。除了钱，我们同样富有。

根据我平时对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朋友和学生的观察，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平时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你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无法建立自我的后果——幼态延续 为什么不愁吃穿的孩子们却陷入了抑郁？ 第三章“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天才儿童的悲剧》（实则是鸡娃的悲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只需要源源不断的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列文医生观察到，青少年根本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比如那位因为SAT成绩达不到预期分数就考虑自杀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学校的篮球队淘汰而不敢回家面对父亲的男生。由此可见，大学升学的过程是如此令人胆战心惊。有多少学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未曾失手，可大学录取将会是人生第一次“挫败”。

我的一位学生观察到，他的同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脱离现实，就如同电影《黑天鹅》里的主人公为了达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理智生活在幻想之中一样。你会发现，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着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不断的追求并不是对孩子的行为或表现存在不满，其背后的实质是对孩子本人的不满。因此，孩子追求完美原则上是为了极力消除父母或外界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孩子的潜意识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只有自己成功才值得被爱。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当父母告诉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负众望胜任任何事情的时候，孩子的自信将最大化膨胀。...倘若经历了挫折或者自己的愿景破灭，自卑将很快占据孩子的内心。他将讨厌自己，甚至会麻木，完全失去勇气和动力。他将进入一个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总之我不够好。某某人比我要优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他将无法自拔。这些自我贬低想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理由：我这种没有“成就”的人就不应该有快乐。

我的一位学生曾说：“如果我不用左洛复(Zoloft，一种治疗抑郁和强迫症的药)的话，我肯定会厌恶自己。”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一种看不起他人的心态，右边是自卑，一种看不起自己的心态。米勒医生发现，不少青少年不断地摇摆于这两端之间。

在我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有个更激进的说法：要么你是才子，要么你就是废物。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写给我的信又一次让人陷入思考：“在耶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感觉飘飘然，因为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聪明；但是在另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分文不值，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聪明。”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将来要么就住别墅，要么就住贫民窟；要么就读常春藤盟校，要么就是浪费生命；要么就是在纽约市的卡内基演奏厅表演，要么就是如同虎妈蔡美儿所说的“失败者”。

缺乏自我的表现：幼态延续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列文医生在为自己的病人咨询时，仿佛是在倾听一位6岁小孩讲话，他们的自我描述肤浅至极。听不到那些最真实的自我特征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欢西兰花”，她听到的是不少社会关注点，如“我在上三门AP课”或者“我的屁股简直太大了”。如果现今的年轻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实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目标，那么一个大人的自我描述与孩子的描述并无区别，这不禁令人唏嘘。

如何反脆弱？如何找到自己的北极星？ 把评价权（方向盘）从外界还给自己

P82 第六章——创建自己的生活

1. 自己定义选项，而不是在既定的选项里被迫做选择：

传统意义上的创新来自艺术类想象或者科技类想象，比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工具，一种新药或者一个APP软件。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创新，那是一种“生活创新”，依赖于“精神想象力”。这里的“精神”并非“精神面貌”，不存在对与错，“精神想象力”意指一个人有能力摆脱固有的生活方式，以最大尺度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时，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或其他类似选择。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同样的道理，当你迈入名校时，你面临着医学、金融、咨询和其他选择，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在其中选择。你可以转身离开，留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思考。

2. 理解“虽败犹荣”：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的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与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3. 简单生活

根据我平时对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朋友和学生的观察，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平时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你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如何恢复“内驱力”？

4. 为学习本身而学习，而不是为成绩而学习；

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了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于成绩，真正的自信是自己决定了什么是成功。

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无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您之上。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距离。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无一例外。我现在就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未来的位置：与大部分人一样，位居中流。当学生敲开耶鲁这样的学府的大门时，他们误认为终于到达彼岸了，没想到耶鲁之上还有许多更高的地方要去攀登，根本看不到尽头，所谓“天外有天”，就如同一个人站在了双面镜的中间，左右两边无限地向外延伸。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但同时又是为了争名次而学习。我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可能的。为学而学的意思显而易见：学习就是唯一的动力，学习本身就是重点，与追求名次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我们必须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有人会认为，坚持为学而学可能会意外地争取到名次，一箭双雕。也许吧，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意外吗？还是你会自欺欺人，偷偷地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5. 为工作本身而工作

与其为成功而工作，不如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原则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了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

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本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里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对它的热爱——任何工作的最终收获也是如此。

最后的评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

无法建立自我的后果——幼态延续

我们容易关注的是经济独立

实际上精神独立更为漫长和困难

得到父母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相对而言，学会不受父母左右更加重要，这也是成熟的表现。上下辈之间的矛盾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内在的一种特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恰恰是现在的社会有些不正常：某些大学生会在每堂课后打电话向自己“直升机式父母”汇报，唯恐自己的做事角度和发展方向与父母的意愿产生偏差。父母和孩子之间首层关系应该是“朋友”。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D.W. 维尼科特(D.W.Winnicott)曾表示，家庭环境下的“不忠”正是每个人生活的本质之一。成为自己就是与对他人的忠诚相对。坚定地表达“我是(谁)”是任何一种语言里最强烈也是最具风险的话语。

不少学生读大学修双学位，比如西班牙语和经济的搭配或者历史和计算机的搭配，而理由往往是为了同时满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个专业是为了父母，另外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那为什么不可以单纯地专注自己的专业呢？难道你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吗？你欠了父母什么呢？爱和呵护，这也是他们将来需要的，但不是顺从，也不是你的生活。实际上你并不亏欠父母什么，而且家庭也不是一场生意。你并非欠他们什么，你与他们之间维护着一层特殊的关系。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这种关系其中一个层面是听从；当你成年了，这种关系里必须要有独立。从小孩到成年的过渡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倘若你在等待父母来帮助你完成这个过渡，那么很有可能，这将永远不会发生。

观察当下，众多家庭似乎不约而同签了一份协议书：永不分离，永远忠诚；我不必长大，也没有人逼我长大；你不长大，我也不必担心失去你。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啃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早已存在。如果现在的孩子不反叛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反叛，毕竟上下辈都已经是“朋友”；或者他们觉得反叛的结果并不保险。当然反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测试极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跨出第一步，认为每一步都极具风险，那么成长将永远不会开始。与其与父母保持“和谐”的朋友关系，还不如公开反叛专制的一家之主，做一回自己！

独立健全的人格， 能为自己负责并全情投入 如何去做？

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的问题，我在此提出几个建议。**1. 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一个月一次。无须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方面的成绩，甚至任何在校期间的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如果他们涉足你的选课或大学生活的细节，请委婉地拒绝。如果他们不接受你的拒绝，那么你需要大声告诉他们，大学是完全属于你的，不是他们的。

我经常听到一些危言耸听的矛盾：“如果我主修音乐，如果我去参加那次自驾游，如果我休学，我父母将会‘杀’了我。”就这个矛盾，我有个办法：先“杀”了他们。当然这是个比喻。斯坦福教授特里·卡塞尔(Terry Castle)在他的一篇名为《如何与父母决裂》(The Case for Breaking Up with Your Parents)的论文中建议，

2. 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一次对家族传承的主动放弃，一次对反抗权威、暴露谎言或令父母失望的意愿的培养，是培养理智和情感独立的大前提，今天比过往任何其他时间尤甚。(纸书P114)

3. 间隔年，休学，暑假

梳理所有问题，我发现最常见的问题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般无外乎以下几个：“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什么学校？”“我应该修什么专业？”“毕业之后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等等。我当然能够体谅提问者的心情，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或者他人可以回答的。我可以给予的实际建议也是大家早已听到过的：花时间休整或者放慢脚步，跳出永无止境的名利追逐的陷阱，脱离无时无刻的被管理的状态，去探索学校之外的世界，去发展你一直以来没有机会获得的技能。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间隔年项目”如今越来越被人接受和鼓励。哈佛大学、塔夫斯大学以及纽约大学等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中直接建议间隔年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开始了自己的项目。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上存在困难，因此学校希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变得更成熟。每年都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可以利用网站以及间隔年项目展会帮助自己寻找最合适的项目。如果大学之前没有尝试间隔年，那么在校期间也可以休学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如同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某天醒来对之前所做的一切产生质疑，那么你不妨休学整顿，再重装上阵。你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做出类似的行动之后，回到校园时脱胎换骨，整个人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独立，更加珍惜当下，更加娴熟地处理在学业和社交上的种种困难。

如果休学太麻烦，我还有一个建议：充分利用你的暑假。不要为你的暑假安排实习机会或研究项目为将来职业做铺垫。背上行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绝对会有了不起的新发现。

4. 允许自己带着问号生活至少十年，不要急于消灭问号

已在大学期间以及之后几年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某种形式的“浪费”和“游手好闲”也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浪费，就好像实际并非务实，尤其是实际让你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作家查尔斯·维兰(Charles Wheelan)总结他的观察：“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往往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很有可能面临困惑甚至挣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在这个时刻出现。阳光总在风雨后！

5. 带着问号生活的十年

青年时期的焦虑在于担心自己不能立刻找到人生目标，就晚了，实际上无需焦虑，做好带着问号生活至少十年的准备，全情投入去做事情

我意识到，现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之前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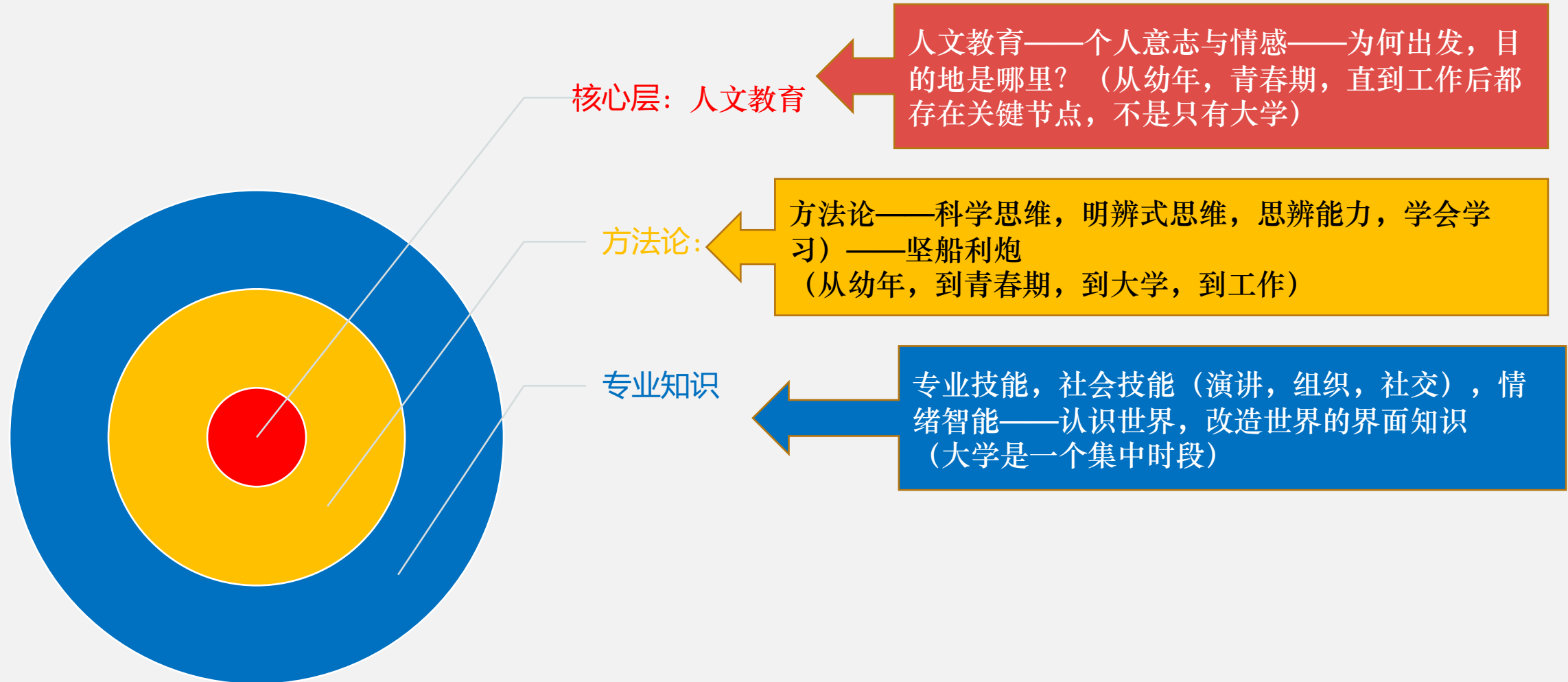
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况且这个世界无时无刻在变），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这个过程，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一位高中老师曾写信给我：“当学生或家长计划过于长远的时候，问题便随之而来。没有人现在就知道所有的答案，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或试图一步到位，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个问题。曾经在我22岁时拯救我、让我毅然放弃律师念头的一则建议是：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两三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前卫的积极分子或创业者，而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路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在纽约工业区布鲁克林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讲，就相当于金融行业的人生活在投资银行，都是同样在逆境中竞争和生存。理工科的学生，出于职业的考虑，手脚被束缚，不选择成为物理学家，而是在华尔街处理数据；不选择成为地质学家，而是成了一名皮肤科医生，这种现象在文科生身上也同样存在。

一份职业可能对他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有趣就足矣。从事父母所希望的事业并不是问题，前提是，只要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II. 大学生何为-大学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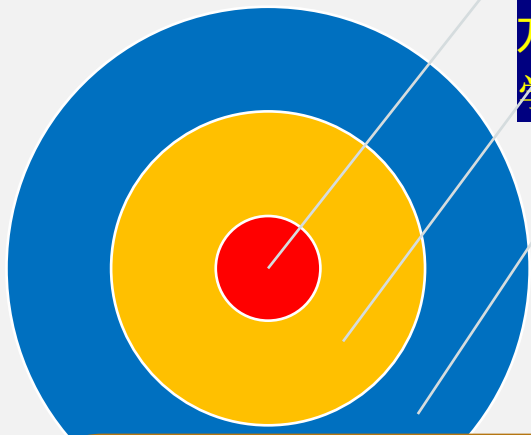


2.1 博雅教育（核心层与方法层）

核心层：人文教育

方法论：明辨式思维，科学思维，思辨能力

专业知识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学生不是吸收知识，而是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文学，我们要了解各自的假设框架，并清楚如何进行进一步分析。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合成新的论点、最后义正词严地表达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一个艰难的、缓慢的，而大学4年仅仅是一个开端。

PI37 美国前财长，哈佛校长：“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如中国谚语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PI83 什么是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就是明辨式思维，如何理解和辨别他人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思想。

例子：Andrew Shama在耶鲁授课后，学生感到更迷茫了。“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知道，之前所知道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或不变的。”

PI41 博雅教育在就业市场上受欢迎：

人的软实力：沟通，团队合作，多角度对待一个复杂工程，“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

《哈佛商业评论》的《想要创新？雇佣人文专业学生》：

“学习莎士比亚诗歌或塞尚绘画的学生有更强大的思维，能从新颖角度解决问题”

凯雷资本创始人鲁本斯坦在达沃斯论坛：“H=MC”（人文学科=更多钱）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关键在于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理查德·格林沃德(Richard Greenwald)在他的《微型企业家时代》(The Miropreneurial Age)一书中提及，新人类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学识的广度、跨学科文化知识、信息敏感度以及待人处事的灵活度”。另外，“终生学习能力、持续成长和创新的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

普通人家庭，非高净值人群，适合学人文学科吗？ 一个普通人，非亿万富翁，能不能没有追求，没有情感和挣扎，没有目标地活着？

有不少人怀疑甚至嘲笑学习亚里士多德能够“促进就业”，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一本《年轻人职业发展指南》建议，学生应放弃大学，其引用了一位大学退学女生的观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否精通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或读过康德的著作。”也许是吧。但是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巨人，精读他们的艺术、文学以及哲学作品，就如另一位学生所感：“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因此我掌握了最有效的表达和思考能力”。

如上所述，博雅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实用主义，而是培养你超越空间和时间来思考问题、不受工作性质所限制的能力。博雅教育所关注的是公民权益、他人利益以及构建一个健康的、有创造力的、自由的自己。当然，构建自己并非空穴来风，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向前人借鉴智慧。人文艺术包含了历史、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记载了前辈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我们在享用他们硕果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固定领域或某种职业，而是人性，其范围之广能容下整个宇宙，其中不乏爱情、死亡、家庭、道德观、时间、真理、神明等一切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纵观历史，人性或人生思考之前是依托于宗教学的，但是现今，人文艺术已经替代了宗教学。横跨18世纪和19世纪，传统的信念受到现代科学以及启蒙运动的挑战，人文艺术逐渐演变成受教育人群讨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平台。

我们在阅读文章或者欣赏艺术品时，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该篇文章或该件艺术品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鸣，从而帮助我更懂得自己。这也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作用。为什么要读经典文学作品？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一针见血地解释道，“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难怪会有心理咨询师将文学作品用于咨询治疗。以下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的自述：

我最近结束了一个治疗时间长达6年的病例。这位病人来见我的初始原因是，他对镇静药品上瘾。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整体精神面貌萎靡、负面、消极。当我建议他去阅读20世纪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作品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这是我接触过的极少见的一位。在多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没有离开过劳伦斯。人们往往在文学中找到自己，在我14岁时，我就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找到了自己。我的这位病人会带着劳伦斯的书来见我，并在现场阅读某些段落，然后告诉我：“这就是我！”

普通人家庭，非高净值人群，适合学人文学科吗？
一个普通人，非亿万富翁，就应该没有追求，没有情感和挣扎，没有理想地活着？
“普通人”不用学英语，不用学人文学科，到底什么人是“普通人”？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于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与数据相关的专业，比如工程、计算机或经济学。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劳力工作。”百年之后，劳力工作成了技术性工作，但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美国作家厄尔·肖里斯(Earl Shorris)的一篇观点犀利的文章《关于博雅教育的用途》(On the Uses of a Liberal Education)清晰地阐述了人文学科对贫苦阶层的重要价值，并且他付诸行动，成功地构建了人文通识课程，并在全美范围广泛推广。我可以说，人文经典对所有大学生，不管是达特茅斯的中产家庭还是杜克大学的亚裔家庭，都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心理暗示：移民家庭的孩子值不值得学习英国文学或者西方经典？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群里出现的格外耀眼的人物：索尔·贝娄、诺曼·梅勒、J.D. 塞林格、伦纳德·伯恩斯坦以及众多后起之秀，如菲利普·罗斯、苏珊·桑塔格、斯蒂芬·桑德海姆、伍迪·艾伦。他们不仅仅融入了主流，而且成为了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美国形象。我坦言，美国未来最大的进步就是让亚裔以及拉丁裔也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如果维持现状，只让他们在医学或者金融等固定领域或框架之下摸爬滚打，无异于阻止这些人群改变或提升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也阻碍了美国多元化的发展。

人文经典教育的意义所在显而易见，但我并非主张盲目推广。西方古典学铸就了我们的历史，因此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放弃这种机会等同于放弃历史，放弃掌握标准的英文写作能力，最终将被动地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变，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其他人的历史，或者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我们（西方）正在变成（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人。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而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锋利一面砍下去，你就会达到目的。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子，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对于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讲，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中的书籍，他会创建自己的书单，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籍。

除了明辨式思维，大学还有一个特殊供应： “领导力”

PI25 领导力“今天的现实是‘空心人’，而曾经意味着责任，荣誉，勇气，刚毅，亲和力和无私精神...他人利益先于自己，为理想奋斗，为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尽责，以公共利益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这不是中国古代的‘君子’‘士人’精神吗?)。
而现在，“领导力”这个词变成了“不作恶”的意思。

PI26 真正的领导力仍然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PI27 异议者的力量是对他人说“不”的勇气...现在的学生不再要求自己为社会的根本进步负责，而过去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儒家的理想)

1987年，阿兰·布鲁姆描述：“大学生不仅仅缺乏对现状的批判式的不满，而且根本不清楚现状之外有何其他选择。”学生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种渴望的理想，浪漫的情怀或其他特质，看不到任何促使年轻人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或任何社会现状的动力。

PI29 到底有多少人考虑过投身改变社会的架构。

PI30 远离纷扰，远离政治舞台。

两个实习机会，环保NGO, 300份申请；加州众议院主席办公室，3份申请。

PI31 人们在忙着开发各种“玩具”，但整个世界在陷入深渊。

最优秀的人不想从政，“从政意味着居住在不毛之地，从基层开始一步步往上爬。”

深度与广度

赫胥黎：KNOW EVERYTHING ABOUT ONE THING
KNOW A LITTLE ABOUT EVERY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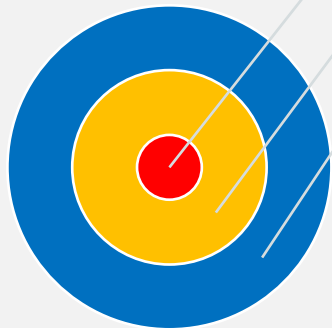
但我呼吁大学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地尝试更多的新事物，避免只专注于自己原有的兴趣领域。那我们是否不需要专业呢？当然不是。相较于过去，现代人类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且复杂，因此现在比过去更需要精尖的专业领域知识。一位文科生，从本科政治学专业开始到法学院，从参议院律师上升到专注国际贸易的参议院律师；或者一位理科生，本科学习生物化学专业，考入医学院，成为实习手术医生，最后成为一名肾脏移植专家；或者一名艺术生，大学毕业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佛兰德绘画，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凡·艾克的专家。既然每一条路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那么谁还有时间追寻泛而不精的通识教育呢？这无疑是在拒绝博雅教育的一个借口罢了。

核心层：人文教育

育

方法论：明辨式思维，科学思维，思辨能力

专业知识



教育所培养的思辨习惯，对艺术、历史、哲学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到工作中去。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细观我们现代社会的种种诟病，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我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过于领域化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往往被专业桎梏，不能突破自己的专业背景思考问题。目光局限，错失大局。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例子了。在2008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承认他误判了危机的广泛性，忽视了视野范围之外的因素，坦陈理性全面的视野将足以避免银行业遭遇灾难性结局。资深记者克里斯·海吉分析，格林斯潘的失败在于他无法跳出专业的理论性框架来思考问题，无法意识到人性本质的缺陷。希瑟·威尔逊在谈及奖学金申请者整体质量的时候，亦十分感慨：

即使是来自美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选择的课程所体现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精英培养。大量的教师、社会学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高效的社会，过度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物、电子表格，甚至对它们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的社会参与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应试教育——不只是“二本学生”和“衡水”，商业化的教育卷入了所有的孩子

在《应对学校》这本书里，一位名为夏娃的女生GPA 3.97分（满分4.0），在11年级的时候，她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时再修7门，当有时候确实不能再挤出时间时，她就会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其他科目的作业。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我像一台机器人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工作。”她平时仅以麦片为食物，甚至往往因为太劳累而失去饥饿感和食欲。但是相比于她身边怀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她的这种压力还不是最极端的。明知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有些人会认为健康和快乐要比成绩和大学录取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她说。

应试教育的危害：剥夺了自主思考和自我意志 伤害人的长期内驱力，拉低了优秀人才上限

所以从2014年国家高考改革以后，我开始关心我们的中学教育，特别是中学的物理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做题，背各种东西，从娃娃开始他就整天累，没有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刻，这实际上影响了将来的成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在很多优秀的学生，在国际上可以拿到金牌，但为什么后来成为世界一流人才的几率并不高？我们国家数学国际金牌获得人数在近二三十年是世界第一，但我们没有一个菲尔兹奖（注：国际上最高的青年数学奖，限制年龄在40岁以内）获得者。很多像越南，像伊朗等国家都有了，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培养体育运动员那种训练方法，大量做题做卷子，考试成绩很好，但自己提出问题，觉得哪些问题是重要的，他没有这么一种判断能力。同样物理奥赛很多金牌获得者也有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奥赛的培训，某种意义上有点产业化。很多学生不是凭兴趣去参赛，他们经常说我“学”了奥赛。我一般都纠正他们，奥赛不是学习，是你有兴趣去参加，自己来琢磨，慢慢你可以体会到一些科研的乐趣，体会到数学物理中的奥妙。我在学堂班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学生很老实地告诉我，他会做相对论的题目，但完全不懂相对论。因为相对论出题只是几种类型，他都掌握了就可以考得很好，但他没有理解相对论讲的真正物理上的一些含义。这种高强度的做题训练并不是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正确途径。

这种高强度的做题训练并不是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正确途径。我感到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很累，累得不得法。理科是做题，文科是背诵，是靠花时间将来能够考试拿到好分数，当然另一方面靠他的仔细，靠他的努力，是这么一种训练人才方式。但对于真的有创造性的学生没有正面作用，反而有负作用。为什么？第一，我们目前的一些最优秀学生只是会做题，但掌握知识的深度跟高度比不上国外的同龄人。我们中学的物理是没有学微积分的物理，大学才学微积分。但国外的一些优秀学生在中学学的微积分，他的物理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大学物理的层次。第二点更不好，我们这些孩子从小没有无忧无虑、海阔天空的思考空间，到了高三这一年，整整一年都是做题，像衡水中学他每5分钟全部都要充分利用时间，这么实际上把孩子的灵气全都抹杀了。这样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实际上影响了将来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杰出人才的涌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大学再努力实际上已经晚了。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学生有比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能把事实和观点两者区分开。我尊重事实，我也尊重你的观点，但我对你的一些说法是抱有疑问的，这是从小就该养成的一种素质。所以曾经有人说，基础教育实际上决定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谁的基础教育真的让学生有比较好的判断能力、思考能力，然后又能激发他们找到自己将来走的路，这个国家的教育就非常成功。——朱邦芬院

士在清华的谈话

教育不是灌输，是激发

任何学生对自己最喜爱的教授会有两个方面的赞许。第一个赞许是，“我的老师是全能的”。当然不可能是字面上的全能，而是像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两位教授所言，优秀老师是博学的，授课旁征博引，不会只限于单个科目的范畴。优秀的老师能够帮助学生学以致用，将所学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优质的教学就如同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可以消除任何界限，把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把思想和体会联系在一起，从而感悟到更大更高的意义。所学到的东西不是零散无章的，是融会贯通的，而这不在于科目的性质。一位学生如此描述他的海洋学教授：“我在学习海洋生态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宇宙的真相。”

当你遇见一位良师的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的。他能够进入你的内心，甚至会满足连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某种饥渴。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会突然发现它已经变得更大，更有深度。这就是艺术。第二个赞许是，学生会说：“我最喜爱的老师改变了我的生活”。

虽然大学总是大力自我宣传教学质量，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怀疑态度。当我们一心去寻找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落空。高校的整体设计并不是以教学为出发点的，因此越知名的学校，其设计越是偏离教学。

美国高校的设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这来自学院和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高校的地位以及教授个人地位已发展成以做学问为主、以教学为辅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注意到，从20世纪初期开始，“壮志凌云的学术界认为，本科教学是一种负担和分心”。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到了1923年，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警告全职教授不要过于投入教学。

教育不是灌输，是激发
——激发必须是以学生本人为主体的

PI70 MOOC进一步削弱了互动性，“被动的学习，弱化的专注力，视频取代了阅读，教授成了娱乐节目主持人。”
PI71 “MOOC其实加剧了品牌大学赢者通吃，名为教育公平，实为商业化”（卖课才是目的）

自由人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人文教育，科学思维，思辨方法和能力，都是 “童子功”

这方面我是觉得小学中学跟大学教育确实应该贯通和融合，有几个层次。首先我们的教材教学应该是通盘考虑，不要老是几个循环，每个循环水准不够高，很多知识是在炒冷饭，学生本能地就没有新鲜感，没有激情去学习。贯通的第二点很重要，就是真正能够引领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些人才怎么选？现在我们过分强调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很重要，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机会的平等。但另一方面这又有些片面了。我这些年特别欣赏叶企孙先生的教学理念。对培养人他有三句很简单的话。一句话是“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另外一句话是“要使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第三句话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在现代世界立不住脚”。这是很朴实却非常重要的三句话。叶先生是老清华物理系创系系主任，从1929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10年间一共70位毕业生，里面出了22位院士，2位美国院士，其中还有6位是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很多不是院士但开创了我国很多高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期间完全是贯彻叶先生的教育理念。这种能成就这么多杰出人才的培养方式，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要重振当时的辉煌，我们的路非常长。一方面我们对叶先生教育思想的理解还要更深入，另一方面跟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有些关系。

III. 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后果

——流动性引擎停转

1. 流动性引擎变成金钱游戏——P186 美国常青藤学校生源过度集中于几所私立高中，所有的课外活动都变成了烧钱游戏，几所常青藤，搞得全美国的孩子，全世界孩子都按这个逻辑去鸡娃，搞贵族运动，和救世主式的支援非洲等活动

2. 客户至上——学生是客户，购买的是学分和学历，那么课堂内容灌水，分数灌水，只要客户要求的就得照办。客户是上帝，只要花了钱，就不再有责任；（P189-191 精英运动，复杂的申请程序；P198 精英学校分数灌水；P200 曾经耶鲁是一个特权与责任共存的地方，每一级有10%-15%的学生拿不到学位；P217 学校的经费不再来源于税收，而是来自学生贷款；P108 当学费从5000美元变成5万美元一年，看待大学的方式必然被改变）

3. 商业逻辑主宰教育——只有量化的，“可交付”的，才是值得做的，导致一切都被换算为考评分数，学生越来越忙，但没人捋顺深层逻辑（P179 各种大学的排行榜，如何选择学校？是否中国只有清北，世界只有哈耶普麻？）

4. 社会分层固化的后果——特权阶级永远被原谅，自我封闭，自我强化，假公济私；只有特权，没有责任（安然事件；赖斯等“官僚废物”）P209 除了他所认同的价值观，还有其他不同的价值观，视角和利益群体。

5. 阶层与阶层自我再生产——P211 54%的商业领袖，42%的政界人士，毕业于12所大学

当教育不再是流动性引擎 而成为“特权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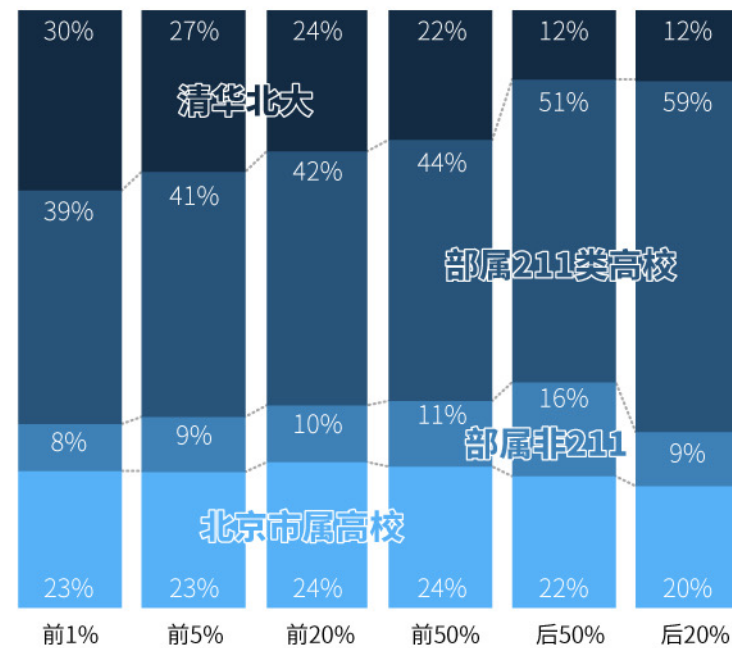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

PI86 重点大学，生源家庭收入数据：

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依然是美国主要研究性大学中，学生经济背景差异最小的”。另一方面，公立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美国州立重点大学里，有4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而就在5年之前，该数字仅为32%。同一年的另一项研究指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如今的美国高等教育是近30年来分化最严重的”。事实上，最近10年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

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非常明显，越来越高的学费是一个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如今培养一个有能力角逐常春藤盟校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路关卡越多，家长们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师、考前辅导等只是一个方面。富裕家庭几乎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刻起，就开始往孩子身上倾注各种资源：音乐课、运动装备、国外旅行（美其名曰“荣誉项目”），等等。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私立学校学费或者是顶级公立学校学区的生活成本。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中，申请就读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不到一半。先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一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我，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家庭收入如何影响录取院校分布



家庭收入

收入分层临界值数据来源于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全国家庭收入1%、5%、20%、50%以及80%的临界值，分别为15万、7.2万、3.6万、1.7万以及5000元。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
(百分比均四舍五入)

澎湃·美数课

教育公平

纵向观察表4, “985”院校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2008年时, 多集中于年收入1万元及以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年收入4万-10万的家庭, 这与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横向观察表4, 2008年家庭收入为1万元及以下的学生在“985”院校中结构辈出率为1.15, 但该数字截至2015年下滑成为0.66。该群体的学生的就学优势虽然在“985”院校中消失, 但渐渐在“211”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中体现出来。图4则更为直观表现了随着时间的变化, “985”院校学生家庭年收入的结构辈出率变化。可知收入最低(1万元及以下)和较低(1万-4万)的群体, 其辈出率不断下滑, 而收入高(收入10万-20万元、收入20万元以上)的群体, 其辈出率呈现上升趋势。(某阶层子女在校生的比率与某阶层在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之比)

教育公平的核心在于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目标的关键。[2]早在1976年, 亨利·列文(Henry Levin)指出, 衡量教育机会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需要参照四方面标准, 即入学机会均等、教育参与均等、教育结果均等以及教育对未来生存机会的影响均等。其中第二条教育参与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具体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参与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具有相同的代表性。[3]这种平等的实现面临两方面的困境, 一是学校本身结构和教育系统运行机制的问题, [4]186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源于学校外部的因素, 即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异、父母期望的差异等。这一论断高瞻远瞩地指出家庭在高等教育公平实现中的作用。我国学者杨德广、张兴结合我国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领域的具体情况, 指出教育公平中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各阶层的成员(无论家庭背景、个人出身)都拥有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5]但目前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学生拥有很多的大学学习机会, 这显然是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文东茅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院校中学生的结构, 管理阶层占据全国人口的2%左右, 其子女却拥有近7%的高等教育机会, 而占据一半的农民子女却仅仅享受到了三分之一多一些的高等教育机会。[6]由此可见, 在我国, 高等教育公平仍不尽人意。

表4 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差异及结构辈出率

年份	家庭年收入	院校类型			合计	辈出率		
		“985”院校	“211”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		“985”院校	“211”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
2008	年收入1万及以下	40.26	20.85	34.86	35.09	1.15	0.59	0.99
	收入1万-4万	31.72	33.59	31.86	31.97	0.99	1.05	1.00
	收入4万-10万	19.91	29.73	23.11	22.78	0.87	1.30	1.01
	收入10万-20万	5.83	9.65	7.73	7.36	0.79	1.30	1.04
	收入20万以上	2.28	6.18	2.44	2.81	0.81	2.21	0.87
2010	年收入1万及以下	12.75	12.54	14.37	13.41	0.95	0.94	1.07
	收入1万-4万	28.43	25.08	34.73	29.96	0.95	0.84	1.16
	收入4万-10万	48.04	38.31	38.02	39.53	1.22	0.97	0.96
	收入10万-20万	6.86	14.58	10.78	11.76	0.58	1.24	0.91
	收入20万以上	3.92	9.49	2.10	5.34	0.74	1.79	0.40
2011	年收入1万及以下	17.95	14.46	15.03	15.47	1.16	0.93	0.97
	收入1万-4万	33.48	33.73	32.84	33.34	1.01	1.01	0.99
	收入4万-10万	34.99	35.89	38.87	36.79	0.95	0.98	1.06
	收入10万-20万	11.01	11.10	9.74	10.58	1.04	1.05	0.92
	收入20万以上	2.56	4.82	3.53	3.82	0.67	1.27	0.93
2012	年收入1万及以下	11.38	13.17	12.31	12.49	0.91	1.05	0.98
	收入1万-4万	30.99	32.39	28.23	30.69	1.01	1.06	0.92
	收入4万-10万	40.07	37.33	35.78	37.41	1.07	1.00	0.96
	收入10万-20万	12.11	11.98	16.04	13.37	0.90	0.89	1.20
	收入20万以上	5.46	5.13	7.64	6.04	0.91	0.85	1.27
2015	年收入1万及以下	4.26	7.21	7.17	6.50	0.66	1.11	1.10
	收入1万-4万	21.64	24.64	22.41	23.23	0.93	1.06	0.97
	收入4万-10万	43.39	40.51	38.30	40.49	1.07	1.00	0.95
	收入10万-20万	21.53	19.39	21.43	20.54	1.05	0.95	1.05
	收入20万以上	9.18	8.25	10.68	9.24	1.00	0.90	1.16

知乎@论文指导啊

当教育不再是流动性引擎而成为“特权堡垒”

入学机会与教育参与：机会均等被侵蚀

保罗·克鲁格曼：“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

PI86 重点大学，生源家庭收入数据：

家庭年收入18万美元在美国只能排到收入曲线的94%，这也就意味着，哈佛有超过40%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有的6%的家庭——可能还不止于此，但这并不是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者人数就很少。精英学校绝对不会让本校学生的经济背景与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完全一致。它们也无法承受这么做，而且我甚至怀疑，它们根本不想这么做。这些学校需要吸收大批能承担全额学费的学生，它们要照顾捐款人，还要考虑最主要的生源群体，这些人主要来自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游阶层，它们的校友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它们的管理者属于这一阶层，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都会进入这一阶层。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100所高中，大约占美国高中总量的0.3%的毕业生要占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部学生的22%。

在这100所高中当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

“输送”系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精英学校不仅无力逆转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它们甚至在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重点学校选拔生源时，不会给低收入家庭学生任何优惠，但同时却会更加照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花钱进入精英学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古登(Daniel Golden)详细描述了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三类人：捐款人、潜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人数最多）。每一类人所占的比例大约从10%到25%不等。

校友子女享受的特殊照顾约为24%，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校友子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比例会高于普通学生24个百分点，而运动员则比普通学生高出48个百分点。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照顾校友子女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在复制特权阶层，当然，给予运动员特殊关照绝不是为了抵消这一做法。精英学校通常会组建几十支运动队，总的来说，在这些学校里，如壁球、击剑、高尔夫、皮划艇、帆船、滑雪、网球、马球之类的贵族运动要比橄榄球和篮球之类的运动更为流行。古登指出，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颁布以来，各种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富家子女的必选。“精英大学里至少有1/3的学生，在博雅教育大学里至少1/2的学生都会要求在申请过程中受到特殊对待。”别忘了，即便不考虑这一点，这些富家子弟在学习方面本来也已经享有巨大优势了。

如果一所精英大学邀请我去发表新生入学演讲，我会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或许确实很聪明，也很努力，但你们能来到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你们很走运。你们或许的确通过竞争打败了自己的同龄对手，但事实上，你们的手中，有90%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出局了。

III. 教育公平—入教育结果与对生存的影响： “教育成了富人的宠物” P216

大学也是一样。精英教育不仅会带你进入上层社会，它还会帮助你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当耶鲁在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去中国学习或去纽约看一场百老汇表演时，”一位学生写道，“当校方出钱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奢侈的教育，比如说如何拓展思维宽度或如何更有教养时，他们其实是在教你如何成为有钱人。”

直到我把自己的经历甚至我学生的经历，与我的一位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读书的朋友进行比较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学生所说的其实都是真相。我的这位朋友一直都是全A学生，但是有一次，她在期末考试中得了D，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要在餐厅打工，结果论文晚交了一个小时。

你可能会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这样事情在耶鲁绝对不会发生。没错，精英学校也有日期和出勤率的要求，但学生们根本不会把这些当回事。只要他们提出申请，什么事情都可以延期；虽然校方也会规定，上课缺勤会影响成绩，但这样的规定很少得到执行。换句话说，那些在名牌学校就读的孩子，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

而且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这位朋友竟然无处申诉。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无论是辅导老师还是系主任都不会为学生开脱，不会给予他们任何额外的帮助，甚至不会在学生摔倒时扶上一把。他们受到的教育都是由漠不关心的校方“批发”给他们的，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精心的照顾。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像精英学校的学生一样去跟来校访问的政治捐款们一起同窗就读，或者跟来自外国的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样的学校也很少会发放任何特殊经费，而在精英学校里，各种特殊经费唾手可得：旅行津贴、研究经费以及各种奖学金等。在我之前任教的部门里，每年都会发放几十种现金奖项，上到高年级学生的学术专著，下到一年级新生的优秀论文，都可以申请各种奖励。

2009年，这些奖金累计总额竟然高达10万美金——而且这只是一个系的情况！像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得A-都不那么容易。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里的打分标准相差甚大。在20世纪50年代，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大致相同，都是2.5分左右。然后情况开始变化。到2007年，公立学校的平均GPA大约为3.01分，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则为3.30分，在那些顶级的私立学校里，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3.43分。只有在常春藤盟校之类的地方，老师们才会把A-当成默认分数，当成优秀生和普通生的分水岭。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A-是个分数，倒不如说是一种隐喻，一种特权的象征。事实上，校方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别担心，我们会罩着你！

1957年进入耶鲁的前同事曾经这样写道：

校方会根据一套公正的评分系统来决定对我们的态度。一旦某门课不及格，你就会得类似于F的成绩，如果你有多门功课都得F，那你就得出局。在我们那个时代，每一级都有大约10%~15%的学生拿不到学位。情况虽然可能并不像“看看你左边，再看看你右边，四年之后，你们只有两个人能留在这儿”那么残酷，但确实有这种意思。简单来说，当时的耶鲁是一个特权与责任共存的世界。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对的，你不能一味鼓励一个18岁的孩子，让他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根本不需要再奋斗了。

但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那位在哈佛研究自我效能的学生与我说过她在学校经历过的“yes文化”：哈佛会让它的学生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因为哈佛几乎会对你想要的一切都说“yes”。打个比方，如果你想去中国学习一年，它会立刻给你准备好钱——你只需举手示意就行了。我没跟她说，这可能与宽松的评分标准有关，但我告诉她，她所说的多多少少反映了名校学生那种“理所应得”心理。

她立刻表示反对：没什么是理所应得的，我们只是比别人更努力罢了。没错，我说，你们确实很努力，但只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奖赏只应给予那些有成就的人，而不是勤奋或有欲望的人。她对此不以为然，她说虽然罗德奖学金要求GPA至少3.9分，但她一位GPA只有3.6分的朋友还是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她认为这是好事。我告诉她，一个GPA只有3.6分的孩子是不应该得到罗德奖学金的。她认为这就是精英主义，一个GPA只有3.6分的人，只要有足够强烈的需要，就应该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换句话说，这世界不应该对精英人士设限。

我们不是理所应得，我们只是足够努力——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没错，你可能确实比你身边的孩子学习更努力，但那些你没看到的孩子呢？你真的以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努力吗？还有那些在临近小镇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每个星期都花跟你一样的时间学习，但最终却只有少数人上了好大学，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很多时候，能够得到公平对待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大多数很努力的美国人最终都没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不平等。

教育过度商业化的代价——没有受益者 “赢家”也付出了代价

已经考上的孩子很惨

有天分的孩子天分被拉低

大学应该记住，如果一味根据GPA来招生，那最终只会吸引那些苦哈哈的拼命三郎，却招不到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在审查学生的课外活动时，我们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要想在某一领域做到真正优秀，你必须学会专一，集中精力，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履历是否“丰富多彩”。哈佛教授、美国诗歌批评协会主席海伦·范德勒(Helen Vendler)曾经试图提醒她的同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太可能成为“领袖人物”或者是那些什么都擅长的人（或者想要擅长的人）。我要说，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或者其他任何家，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虽然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事实上，几乎没人履行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的母亲所说：“请不要给我的孩子洗脑。”这种要求并不少见，而且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往往会应允家长的要求。就在这样“客户至上”的环境之下，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聪明的学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甚至是在帕洛阿尔托，即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公司所在地，当地报纸也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了多所高中的人文环境“不适宜学习”。引用一位毕业于相当于耶鲁大学的附属中学霍普金斯的学生曾经给我写的信：“我很讨厌霍普金斯。在这里，学习犹如一场耐力竞赛，最强的‘运动员’能得到最多的嘉奖。”

如今，我们的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关注似乎就围绕着单一的目标而建设。在过去，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价值观：好奇心的培养，道德观的树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民主、公民意识的建设等，都已经不见踪影。更谈不上要强调游戏本身的乐趣和自由，让孩子拥有自己的童年了。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并非应试教育，而是应试而活。

我们扪心自问，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不是心理上的痛苦吗？我的一位学生把这种社会现象与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人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心理学家列文发现，青少年经常会深受“压力、不被理解、焦虑、愤怒、失落、空虚”的折磨，简单来讲，就是“极其不开心”。面对这些情绪，青少年往往会出现饮食失调、自我伤害、嗑药、药品上瘾、抑郁、反社交行为等现象，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第三章

出路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名校，而是让没上名校的孩子也享受一流的教育

- P217 公立教育为大众服务，只要努力，有天分，就应该得到应得的一切
- P220 社会流动性变差的原因之一，压缩公共K-12教育投入

PI76 学校并非只有顶尖名校。“弗莱斯诺州立大学与斯坦福提供的是同等质量的教育”

PI77 州立大学学生分享的学习经历，

弗莱斯诺州立大学属于长期资源匮乏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该校与林菲尔德大学的类似之处是，很大一部分学生选择了职业技术类专业。但我们要知道，在弗莱斯诺州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之间，或者林菲尔德大学与斯沃斯摩尔大学两个级别之间，还有很多其他可选的学校。不少美国家庭在本科教育上省钱，为的是为硕士或博士教育积蓄经济实力。虽然美国高校经历了严重的财政缩水，但是全美各个地区仍然存在不少优秀的公立大学。也许公立学校教育，尤其是起初的两年，做不到个性化，但是学生群体所带来的真正的多元化家庭社会背景，实乃一种隐性的、高价值的教育资源。

我的一位学生与我分享了他的体会，他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一般不习惯为多元性而吹嘘“多元性”的价值，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多元背景在公立大学课堂上的贡献和美妙之处。在我教授的一门研讨课上，其中有位女生来自巴基斯坦，有位来自孟加拉，有位是黑人，有位是坐轮椅的，还有一位是以色列人，该群体的多样性彻底影响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讨论。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敢以抽象的概念或引用他人的分析结论滥竽充数。

就读公立学校还有其他收获，这也往往是中上游阶层意识不到的。布莱恩·约翰斯路德(Brian Johnsrud)毕业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过罗德奖学金，

现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生，他的分享字字珠玑：

两周之前我有幸受母校邀请，在职业发展周做一次主题演讲。如果要为我的讲演加以标题，我会称之为“州立大学教育的优势”。我分享了我在蒙大拿州立大学所获取的技能，其中包括个人责任感。也许我身边并没有无处不在的赞美，但是我学会了自我督促，迫使自己做到最好。另外，我勤工俭学（校外工作），有机会结合学习和生活，学会如何承担成人的责任。

这些都是顶尖大学所缺失的。

优秀学生在州立学校可以获得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因此与教授所建立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布莱恩·约翰斯路德进一步表达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看法：在我指导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学生申请像罗德奖学金或马歇尔奖学金等国家和世界级荣誉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惊叹于教授推荐信中所分享的非比寻常的个人故事。各种大小故事所呈现的是，学生和教授之间深度个性化的、全身心投入的、极具学术水平的师生互动关系，这些在牛津或者斯坦福是很少见的。

最重要的是，公立大学普遍为优秀学生设立荣誉博雅教育项目，但收费仅相当于州立学校的水平。

教育去商业化—没有爱马仕日子就不过了吗？

我这些年特别欣赏叶企孙先生的教育理念。

对培养人他有三句很简单的话。

第一句话是“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

另外一句话是“要使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

第三句话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在现代世界立不住脚”。这是很朴实却非常重要的三句话。

叶先生是老清华物理系创系系主任，从1929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10年间一共70位毕业生，里面出了22位院士，2位美国院士，其中还有6位是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很多不是院士但开创了我国很多高技术领域的奠基人。

我把好的环境归结为六点。

第一是有批好学生；

第二让这批好学生互相争论、追问，有好的学风跟氛围；

第三是有批好的老师，舍得投入、关心学生；

第四是学生有自主空间；

第五是有国际化视野；

第六是有比较好的软硬件条件。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学校或院系能满足这6点，人才出头的几率会大大增加，清华学堂物理班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做这些工作。

——朱邦芬院士